

在宽容的社会,做真实的自己 咏梅、严歌苓长影节为女性创作者发声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在长春难得一见的台风天里,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女性影人会客厅”活动如期举行。

编剧阿美,壹心娱乐创始合伙人、制片人陈洁,演员、编剧池韵,导演丁文剑,演员、音乐人、导演田原,演员颜丙燕,导演杨荔钠,演员咏梅齐聚一堂,身处德国的作家、编剧严歌苓和身在台北的演员、编剧吴可熙也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

嘉宾们从疫情对电影人的生活、心态和对行业的影响说开去,探讨了不同角色创作者面临的问题,更触及了女性电影人在行业中的优势与困境。

疫情期间暂停拍摄,但不暂停思考和创作

疫情为全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身在柏林的严歌苓隔着屏幕分享了她的生活。“这种停滞对我非常有意义,我读了很多很多书,觉得要清空一下,一直忙碌,没有反省自己和反省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机会,我今年度过了一个非常丰满、非常自控的一年,过去感觉不由自主,身不由己,跑来跑去。现在因为这样重大的借口不跑了,我觉得这给我们每个人都是警示,那样的忙碌,对待环境、对待生命的态度值得反省。”

严歌苓在疫情期间的的生活与心态引发了其他嘉宾的共鸣,但只有一个人除外,就是田原。她的身份比较多样,是导演、演员,也是原创音乐人。“兴趣过于广泛”是她对自己的评语,现场她甚至还为大家自弹自唱了一首新歌,展示了她多才多艺,自然感性的一面。

与大家忙着看书“充电”不同,田原说自己“整个疫情都在打游戏”。“我反思了一下自己,好像都在打游戏,我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疫情期间大家都面对很多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今年原本要做很多事情、计划,因为疫情一再推迟,甚至有的事情就消失了。可能是为了逃避,我有时逛逛公园,打游戏,但经常上一秒在打游戏,下一秒就对未来充满担忧……疫情让我的视角变了,我更关注人。人那么多渺小,一个人又能经历那么多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人那么脆弱却又可以像整个宇宙那样丰富。我在这个时间写了很多歌很多故事。”

疫情不仅改变了人的心态,也对电影的创作、宣发带来影响。不同创作者有着不同的创作习惯。编剧阿美说,“面对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沉淀和思考”;严歌苓也认为现在开始书写疫情为时尚早。但吴可熙是另一种风格的创作者,“我在新闻事件的刺激下,会非

常强烈地写很多东西。创作和艺术对我来讲是来自于苦难,或我经历过的一些很痛苦、很真实的感受,我把这些感受变成角色和剧情,疫情期间我写了一个短篇,讲述家庭面对疫情的状态和故事。”编剧池韵透露,疫情暴发时自己刚从国外回来,“我最大的感受是能在一起共渡这段时光,这是多少人的生命换来的,作为电影工作者,我想更大幅度地服务大家,表达出男性、女性精神的魅力和强度,中华民族在抗疫中非常优秀,这将契合到我下部作品中的人物中,将中国的精神面貌放在电影里。”

不仅创作,疫情甚至改变了宣发模式。陈洁从制片人角度谈及后疫情时代电影宣发方式的变化,“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新的发行方式,很多影片帮助我们突破了传统院线发行的思路。疫情带来的情绪压力和对行业冲击都非常大,但同行都在积极面对这些变化,也在用开放的心态来创造新的方式方法,让我们的内容跟更多的观众产生连接。”

观众需要看到更多鲜活的女性角色

主持人程青松从上世纪80年代黄蜀芹、张暖忻的电影切入,抛出了女性电影和女性角色的议题。在场、在线的9位女性影人围绕话题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去年,咏梅凭借《地久天长》里真实的表演夺得柏林“影后”,但“真实自然”还不够,最近,她在尝试新的表演方式,“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在学院派经过方法的规训。大家看到的是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可能更生活化、更自然。很多夸张的表演让大家有点厌倦时,我那种表演可能会让人感觉舒服……但我最近在创作上有一些新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去实现,我还挺想经过学院的训练去走不一样的路和做新的尝试。”

优秀演员用尽方式自我打磨,自我拓展,虽然选择的路径不同,但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别无二致。颜丙燕一直在追求更放松、更自然的表演。为了表

演的真实感、代入感,她定下两条铁律:“拍摄周期少于45天的剧本不接,不是同期声的不接。”谈及自己当年在《牛郎织女》片场,收工后经常会在一旁学习另一位女演员张一的表演。“她不是演员,没有条条框框,每一个表演都完全是本能的、真实的、生动的,我学到了很多。”

一位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一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咏梅和颜丙燕两位演员对表演有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热忱和执着。她们一直在等待好角色、好剧本。咏梅不惜现场发射“糖衣炮弹”讨好阿美、杨荔钠。“我一直想要找女性题材的作品,一直在等待,我特别愿意跟杨荔钠和阿美这样有强烈女性表达的创作者合作,我很想讨好她们,在生活中‘糖衣炮弹’的她们。《春潮》我特别喜欢,市场上极为稀缺。我们这样的中年女演员,对生活、情感有很多阅历和积累,能表达这样有深度、丰富性的作品。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好自己的状态,等待更多女性题材的作品由我们去展现。”

被咏梅点名赞扬的导演杨荔钠在《春梦》和《春潮》之后,正在筹备新片《春歌》,“我一直在围绕这个主题创作,我的电影都属于女性电影。我特别爱我的演员们,所有的演员都既是精灵又是巫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戏里,我都特别爱他们,在国内,女演员的机会到了一定阶段就越来越少,但我认为40岁的女演员很美,40以后的女演员更美。我是专门为女人写戏的女导演,我愿意为你们写戏。”除了表达对女性的关注和热爱,杨荔钠也用东北家乡话谈及她新片的内容,“我们东北这嘎达有个问题,大男子主义特别重,对女人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我的下一部电影里就是要把大男子主义好好聊一聊,替咱们东北妇女好好发声、说说话。”

谁说女性写不出男性的电影?

当下社会对女性电影的探讨和女

性的关注成为一股风潮之后,田原谈及了自己的担忧,关注女性是为了让她们更多地消费,还是因为爱她们?“我做导演,去片场内心总憋着一口气,希望大家不要看轻我,所以在片场我会刻意自己扛机器,学很多知识来武装自己,我觉得这是内心没有自信和没有被保护到的感受。希望这个世界对女性多一些爱,其实男女之间不是斗争的,希望这个社会能宽容到让大家都有足够多的选择,能够做自己是非常舒服的。”

但现实情况是,女性影人想要在电影里“做自己”太难了。尤其是当演员、编剧、导演等各个部门需要协调起来的时候,“做自己”和“听指挥”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导演是编剧的天花板”,阿美用这话自我调侃。当编剧和导演间出现无法折中的分歧,最终一定是编剧妥协,按照导演的思路前进。

咏梅的办法是自我代入、不断尝试,演绎出多种可能,最终由导演决定。“电视剧,演员还是有表演空间的,我们在表演中会把不舒服的地方演舒服,会有即兴的修改。非常严肃也很严谨的作品,导演就会有要求一个字不能改,就要揣摩导演怎么要求,这个角色怎么演。”

颜丙燕自称“和事佬”,她拉着全剧组一起围读剧本。“《牛郎织女》我们围读了三遍剧本,优点在于前期大家坐在一起,我们各有所长,围读剧本能解决很多矛盾。”

对于“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严歌苓早就认清现实,“从来不较真儿”。“我经常花很多心思去写的一些台词,到电影上我说跑哪去了?故事,线索大家讨论确定下来,但很多细节的描述和台词是非常下工夫的,就没了。我从来不较真儿,因为我都是远程写剧本,拍出来什么样都是导演的。”

与对待剧本不同,严歌苓对自己的小说“认真、爱惜、虔诚”,自然也对“女作家”的身份非常“较真儿”。“女作家这种说法就像是一个专门的归类,好像她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全人类的,女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女性的那些东西,这是让我最气愤的。说‘严歌苓是一个作家’时为什么要强调‘女作家’,凭什么?我作品中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思考,有哪个男作家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关注的,我写作的内容,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只属于女性俱乐部!”

严歌苓透露刚写完两部长篇小说,“写的就是男人的故事,我也让你们看看难道我不懂男性吗?难道我写不出男性题材吗?我当然可以写出来,而且非常精彩。我就是用这个来告诉你们,你们的领地不是你们的,我们也可以写出男人看的电影。”

长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落地吉林



本报讯 9月7日,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落地吉林的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拉开吉林省无障碍电影放映活动的帷幕。

启动仪式上,中国传媒大学、吉林省残联、长春万达国际影城有限公司签订“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落地吉林合作协议,正式开启三方合作模式。

“光明影院”项目是长春电影节公益单元项目,该项目通过放映视读经典影片把电影说给视障朋友听,用

声音跨越黑暗,用情感传递色彩。

从今年起,中国传媒大学将加大对思想健康和深受残疾人喜爱的无障碍影片的制作工作,并以每年不低于百部的数量捐赠给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长春万达国际影城有限公司负责承接“光明影院”的落地和后续的免费放映工作,先期将组织在长春市5家影院作为“光明影院”落地影院,这5家影院将每月各为残疾人免费放映电影1-2场。

(杜思梦)

《本命年》纪念展长春举行 谢飞:好电影应该带给观众启示

本报讯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办了谢飞导演经典作品《本命年》柏林首映30周年纪念展,邀请影片导演谢飞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索亚斌进行“对话大师”的映后交流,谢飞分享了许多关于《本命年》的创作背景和拍摄经历,现场观众也十分积极踊跃。

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明,吉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刘威以及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委会主席丁荫楠、导演丁震等也参加了活动。

《本命年》于1990年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并一举拿下杰出成就银熊奖,成为第一部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现实题材中国电影。谢飞首先谈到了影片对于原著的改编,《本命年》改编自著名作家刘恒的小说《黑的雪》,据他回忆,影片原本打算沿用“黑的雪”作为片名,但开拍之后北京始终没下雪,于是姜文建议将片名改为《本命年》。《大众电影》杂志评选的“百花奖”中,《本命年》位列三甲。谢飞认

为,《本命年》能受到广大观众青睐的重要原因在于,对人性的复杂状态的剖析,惩恶扬善。影片以冷静写实的方法展现了主角李慧泉的心态变化,他在善与恶、好与坏之间的挣扎和困惑,他既是强者,某些方面他也是弱者,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复杂又真实的人物。

此外,就经典电影的艺术价值,谢飞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片子真实地表现了生活中的人,以及他们身上的复杂性,通过这种描述又深挖出来很有意义的主题思想,使得观众看完有启示,去过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好的人生价值,而不是副作用,这部电影生命力挺长,对我来说很欣慰。”

现场有年轻观众提问关于从事电影行业的建议,谢飞真诚地回答道:“青年人遇到了比我们更好的时机,但是诱惑也特别多,要想让影片获得更多观众,内容的掌握能力和技能永远是艺术学生必须要扎扎实实打好的基础,而不是只图形式上的一时之新。”

(影子)

(上接第1版)

回顾入围影片片单,此次入围的15部影片中,既有去年火爆国庆档的主旋律大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也有类型明确、口碑不俗的商业作品《误杀》、《半个喜剧》;同时,如《那时风华》、《远去的牧歌》、《春潮》等歌颂时代楷模、关注社会发展主题的影片,也一并获得了逐“鹿”的机会。

不仅如此,本届金鹿奖还大胆进行了评奖规则调整,取消最佳男、女配角奖,增设最佳技术奖和评委会大奖。

当晚,金鹿奖首个“技术奖项”被授予由吴京、张译等人主演的《攀登者》。评委会认为,该片通过摄影、美术、现场特技、后期画面合成和电脑特技的高度配合,完美实现了冲顶珠穆朗玛峰的那种震撼与真实感,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准。同时,《攀登者》还凭借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镜头语言斩获“最佳摄影奖”。

如果说《攀登者》讲述的是一部分人的壮举,那么《我和我的祖国》则汇聚起了所有中国人心中的家国情怀。2019年,该片以超过31亿票房点燃国庆档,更激发了无数观众心中的民族自豪感。

因此,评委会一致决定将“金鹿奖”最佳影片大奖授予这部“小人物与大时代迎头相撞,涓涓细流汇聚成澎湃的力量”的史诗佳作,8位导演、7个故事的突

破性创作语言,也被视作中国电影最高创作水准的一次集体展示。

《我和我的祖国》总出品人傅若清表示,因为这是一部“拼盘影片”,创作时非常忐忑。如今能够获奖,要感谢8位导演、300多位主创和4000余名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今年,电影人们还在继续尝试以这样的方式创作《我和我的家乡》:“希望延续去年的优异表现,再次将观众吸引进电影院,助力中国电影再创辉煌。”

《春潮》导演家乡捧得荣誉 任素汐获最佳女演员

女性元素在本届长春电影节上可谓“刷爆存在感”——组委会首度设立“女性影展”,多位创作者做客“女性影人会客厅”分享创作感受,金鹿奖评委会也将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两项重要荣誉,授予女性题材影片《春潮》及它的导演杨荔钠。

导演杨荔钠动情地说:“我一直将《春潮》视作是我的女儿,我也是长春的女儿,可以说今天我是带着它回娘家了。”能够在长影节收获如此重要的荣誉,杨荔钠坦言自己“有点意外”,她很高兴从今后也可以将自己称作

“从长春走出来的电影人”。最后,她还用长春话表示很期待回到家乡,用自己未来更多的电影展现家乡、家乡人的美好。

任素汐力压郝蕾、金燕玲等人,拿下本届金鹿奖最佳女演员奖。相较《驴得水》、《无名之辈》的角色,任素汐这次在《半个喜剧》中的人物塑造更具真实感和现实感,跟随剧情而动的“爆发力和控制力”也给评委们留下深刻印象。

领受荣誉时,任素汐表示,能跟其他几位前辈一起入围自己深感荣幸:“感谢鼓励,更感谢真正走进电影院的观众。

今年上半年对电影从业者来说是艰难的,但我相信不好的过去,迎来的就是美好未来。”

导演兼编剧周申、刘露在拿下最佳编剧奖后,也特别感谢了包括任素汐在内的几位主要演员,感谢他们愿意在《半个喜剧》开拍前,花费几个月时间和导演一起丰富剧本。

最佳男演员奖则由《远去的牧歌》主演海拉提·哈木获得。登台后他既紧张又激动:“我常常在电影频道看各种颁奖礼,大家总说一获奖就大脑一片空白,今天我也体会到了这种感受。”

